

“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學術座談會紀要

澳門學者同盟秘書處

主辦：澳門學者同盟

時間：2013年11月30日 上午10-12時

地點：澳門萬豪軒酒家

主持人：楊允中(澳門學者同盟會長、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

與會者：邢榮發(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產業委員會委員)
麥嘉茵(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產業委員會高級技術員)

魏美昌(澳門亞太拉美交流促進會理事長)

馮家超(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教授)

朱顯龍(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呂開顏(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講師)

譚志強(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趙偉兵(澳門旅遊學院副教授)

簡萬寧(澳門文化遺產導遊協會主席)

柳智毅(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

顧良智(澳門博彩研究學會副理事長)

駱偉建(澳門學者同盟執行會長、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秀玲(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

鄧思平(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顧問)

鄭國強(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

麥瑞權(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立法會議員)

李嘉曾(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城市大學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楊開荊(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

冷鐵勛(澳門學者同盟副秘書長、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

范劍虹(澳門學者同盟常務理事、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王禹(澳門學者同盟常務理事、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

唐繼宗(澳門學者同盟常務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葉桂平(澳門學者同盟理事)

耿曉征(澳門學者同盟監事、《澳門匯》財經總編輯)

吳玫(澳門學者同盟會員、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邱庭彪(澳門學者同盟會員、澳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馬爾丹(澳門學者同盟會員、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講師)

自2009年初頒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首次提出要“鞏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這個話題繼而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2011年3月簽署的《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鄭重指出，要“以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龍頭”，“建設世界著名旅遊休閒目的地”；國家《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更明確表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由此可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不僅是澳門特區政府與廣大市民肩負的歷史重任，而且已被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為深入研討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澳門學者同盟於2013年11月30日上午假萬豪軒酒家舉辦了“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學術座談會，共同探討澳

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座談會主題：①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基礎與優勢；②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現狀與成效；③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與展望；④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努力方向。現將發言要點整理刊登與廣大讀者分享。(發言屬學者個人見解，不代表本刊和澳門學者同盟觀點。)

楊允中：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參加澳門學者同盟舉辦的“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學術座談會。自2009年初《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首次提出要“鞏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開始，圍繞這個議題討論已有好幾年，而且也已經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之中。由此可見，把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已不僅僅是澳門特區自身的事情，也是一項與國家的發展直接掛鉤的戰略。

近年來，在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裏，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佔有一個十分顯著的位置。可是，直到目前，給人印象似乎是對“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仍然存有爭議。何謂“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世界級的中心應該有哪些參照對象、哪些指標？“旅遊”和“休閒”是同一個概念還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中是否包括博彩業？所謂“休閒”應該理解為高質素的生活水準，在“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的“休閒”，究竟是指外來旅客的休閒還是本地居民的休閒？“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貴在落實，而非停留在口號階段。到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應該如何定位，澳門特區在短、中、長期應該有些甚麼舉措，事關澳門未來發展路向和策略。今天就這個主題，希望聽聽在座各位的高見。

從開發歷史文化遺產做起

魏美昌：把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中央給澳門的一個定位。澳門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區，如何走出一條專屬於澳門的路？自從博彩業開放，澳門特區的財政收入有八、九成都是依賴博彩業的，這是一種很不平衡的發展模式，中央也看到問題，所以希望澳門的經濟可以適度多元化，把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其中一個突破口。世界上發展旅遊業的城市多不勝數，澳門週邊的地區如香

港、廣東又或者是台灣都在發展旅遊業，和這些地區相比，澳門的優勢是甚麼呢？我個人認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優勢是其歷史文化底蘊，我們逾半個世紀的中國傳統文化與拉丁文化的碰撞交融，就連聯合國教科文中心都認同澳門這方面的優勢，讓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澳門要發展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就要利用這種優勢。我認為應該從四個方面着手。

第一個方面是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制度化。正如楊允中教授所說“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不僅僅是澳門的一個定位，它關係到整個國家的發展策略，澳門特區首先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法制化，建立起相關的法律，保障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

第二個方面是從實際管理角度把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2013年的旅客人次已經達2,900萬，一個面積不到30平方公里的城市要容納2,900萬的旅客，澳門居民都認為澳門的承載能力已經超標了，但旅遊局局長仍然認為澳門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更多的旅客。可是，我們看不到各項硬件和軟件的配合，旅客人流沒有疏導、交通堵塞、服務不到位，一個真正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不應該是這樣的。我曾去過歐洲很多走旅遊休閒經濟的小型城市，如盧森堡、列支敦士登等，當地對旅遊業的管理非常好，居民的生活也很休閒很有序。特區政府應該從實際管理入手去建設好這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不僅僅是旅遊局的責任，相關的其他政府部門如文化局、交通事務局、民政總署等都是責無旁貸的。

第三個方面是從學術研究及對年青人的教育着手，來鞏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可持續發展性。如果說以上兩個方面主要是特區政府的責任，第三個方面則是我們作為澳門學者應盡的義務了。正如我之前所說，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最大優勢是其歷史文化底蘊，澳門見證了中國傳統文化與拉丁文化的碰撞交融。所以，澳門不應該只顧着發展博彩旅遊，更應該發展文化旅遊，向世界展示澳門在歷史文化上獨特的一面。作為澳門的學者，我們“立足澳門、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應該充分對澳門的歷史和文化進行深度的系統化研究，發掘澳門這個文化寶藏，從歷史學、比較文化學，甚至法學、社會學等角度進行研究，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從教育入手，讓澳門的下一代瞭解澳門的歷史。到現在為止，澳門仍然沒有本土的歷史教材，很多澳

門的青年人沒有認真讀過澳門的歷史，這不能說不是一種缺失。學術界和教育界應該要注意到這一點，並把相關的研究和對年青人的教育視為己任，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可持續發展性。

第四個方面是向世界充分宣傳澳門。我在國外不同的地方問起別人知不知道澳門在哪裏，發現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些人以為澳門是香港的一部分，有些說起在巴西或歐洲有一個同樣叫“Macau”的小鎮，很少人清楚知道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此外，就算知道澳門，外人對我們的主觀印象就是博彩業，沒有太多人知道澳門歷史城區已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可見澳門對外的宣傳是不到位的。現在來澳的旅客以大中華地區佔大部分，歐美等外國旅客佔總旅客量不到 5%。外國人不來澳門是因為他們不瞭解澳門的文化，單純靠博彩業吸引不了他們，如果要賭博，他們可以到拉斯維加斯、杜拜等地方去。澳門應該努力對外宣傳，告訴世界這不僅是一個博彩城市(gaming city)，也是一個文化城市(city of culture)。

要把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特區政府要主導好發展方向，提出戰略性的觀念；社會各界也應積極配合，一盡己責。正如楊允中教授所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貴在落實，而非停留在口號階段。

簡萬寧：關於今天的議題，第一個問題需要解決的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義問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一個很龐大的課題，是一個由幾個方面組成的大概念。首先，我們應該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分開解讀，當中有“世界”、“旅遊”、“休閒”和“中心”四個子概念或子定義。“世界”是一個指標性的定義，代表了這個中心應該是世界級的，具有一定世界知名度和世界影響力。到目前為止，澳門並沒有達到這個“世界級”的指標。根據統計數據，2013 年來澳的旅客中，亞洲旅客佔了 97.4%，當中又以中國大陸旅客為主，佔了 62%，之後就是香港旅客和台灣旅客，可見澳門的旅客客源基本上都是來自大中華地區。國際旅客少得可憐，歐美旅客只有約 2% 而已。這些數據顯示，雖然澳門有 2,900 萬人次的旅客，但旅客的來源與“世界”這個定位距離還是很大。“旅遊”和“休閒”是兩個功能性的定義。“旅遊”是針對旅客的，“休閒”是針對澳門居民的，澳門發展旅遊業的同時必須要顧及澳門居民的生活素

質，不能因為發展旅遊業而影響到居民的衣食住行。另外，“旅遊”這個功能性定義的覆蓋面是很廣的，既可包含文化旅遊、會展旅遊、渡假旅遊等等。所以，針對澳門的旅遊業是否包括博彩，我個人覺得應該從廣義去理解，也包括博彩旅遊。最後，“中心”是一個闡述性的定位，簡單而言就是指澳門這個城市。

清楚了“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義，第二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法律和制度化的問題。剛才魏美昌先生也談過，我在此具體談一下。主管澳門旅遊業發展的政府部門無疑是旅遊局，但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過程，文化局和民政總署也會參與其中，比如對澳門歷史城區這項世界文化遺產的管理、法律制定等是屬文化局的責任，澳門街道的清潔和指示路牌等則屬民政總署的工作範圍。這些相關部門呈現出一種功能重疊、各自為政的態勢，互相之間的工作沒整合。比如旅遊局和文化局均有對外宣傳澳門的世遺景點；旅遊局有一個“論區行賞步行路線”活動，民政總署又同時推出一個“漫步澳門街”活動，等等。這是制度上的缺失，不同部門功能重疊會造成兩種情況：一是各個部門的不甘寂寞，各自推出活動爭着做，這樣便會造成資源浪費；二是各個部門均不想插手，形成三個和尚沒水喝的狀況。而且，以上提及的三個部門由兩個不同的司長管轄，在協調上就更困難。因此，澳門需要針對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定位來設立一個頂層制度，最好由行政長官直接管核，讓不同的部門做好配合和協調，減少功能重疊和資源浪費的情況，讓相關的制度一步到位。

關於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第三個問題是人力資源問題。這涉及到發展旅遊業人才的質量和數量問題。現在旅遊業界人才良莠不齊，有些導遊的知識水平的確很不到位，但同時，我們也發現有人才錯配的情況。澳門文化遺產導遊協會除了培訓導遊發出相關證書外，也同時培訓一些學習世界文化遺產的人才，而且我們的培訓是受聯合國承認的，可是我們發現，這些人學成之後在澳門沒有太多的出路，有些人選擇回歸學校，有些人投考公務員，僅此而已。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人才的錯配。

促進產業適度多元化

邢榮發：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給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定位，其目的是要促進澳門的產業適度多元。時至今天，澳門特區政府還沒有拿出一套

如何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完善政策。一個完善的政策，其重要性在於向全澳居民展示走向目標的藍圖，讓居民能夠配合澳門的整體發展，可惜對於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目標，大部分澳門居民還感到非常模糊，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來配合政府這個發展目標。

博彩旅遊業引領澳門的經濟發展，澳門居民雖然收入增加，但其生活素質卻因物價騰飛、交通的堵塞和空間的縮小而嚴重下降。澳門人生活閑不下來的時候，旅客來到澳門能不能休閒？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這樣的境況是否有點諷刺呢？此外，由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舖位不斷漲價，讓坊間一些有特色的小舖、食店由於成本的增加而面臨或已經倒閉。本土特色店舖市場不斷萎縮，直接影響到居民生活之餘，也影響到澳門的休閒感，這對於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也是另一個障礙。澳門休閒生活文化消失，澳門城市的發展將日趨國際模式化，也就是說和世界各地的城市沒有太大分別。城市結構差不多，購物點差不多，這種差不多最終將引領澳門走向一般城市模式的發展，到時候澳門就會失去了吸引力。所以特區政府在部署時必須着力解決特色店舖的生存空間以及各項民生的問題。

其實，對於把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課題上經過多年的部署，特區政府做過關於區域合作、強化澳門旅遊業管理、完善城市的基建、改善公共交通、加強與內地交通對接等方面的工作，而且也取得很大的成效。可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不僅僅是特區政府的責任，當中更需要全澳市民的配合。舉一個簡單例子，政府和業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宣傳澳門，讓外來旅客對澳門有一個好的印象，但一個濫收車資的計程車司機便能一下子讓澳門在旅客心中的印象大打折扣。所以，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要求全澳市民一齊來推進，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最後，我有四點建議。第一，應該出台澳門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規劃大綱內容，展示一個最終要實現的藍圖以及時間表，以便全體市民作出配合。我很高興 2014 年的施政報告中，已提出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一些特定的政策、策略和行政方案，但我覺得由旅遊局負責始終不夠高度，應該放到更高的層次，畢竟“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澳門一個策略性的定位。第二，在制定策略時，要盡力保存澳門特有的休閒文化，以及保護及發展具有澳門特色的人文環境，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澳門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第三，政策應該傾向部署吸引高素質的旅客，以

及解決過於擁擠的空間使用，為澳門市民騰出一點空間。第四，一旦規劃形成政策公佈以後，必須向澳門市民長期地大力宣傳，以求達到居民全面配合，義無反顧地促使這個目標走向實現。

朱顯龍：2013 年，來澳的旅客已經突破了 2,900 萬人次，對於要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量是足夠了。可是，這些旅客大部分都不是為了觀光休閒而來的，他們是被澳門的博彩業吸引過來的，如何引領這些旅客走出賭場，到澳門進行深度觀光旅遊，才是建設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關鍵問題。

首先，我們要審視澳門本身是否有足夠的條件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一般來說，一個讓旅客來休閒旅遊的地方都有一定的觀光景點，要不是人文色彩的景點，要不就是自然風光。澳門在這方面是有的，我們有澳門歷史城區這個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人文景點。可是，這個歷史城區和世界其他觀光點比較起來，其優勢是否真的非常明顯呢？我個人對此有點保留。此外，休閒觀光的旅遊區一般會伴隨着有稅務政策優惠的購物點，澳門在這方面也不見得比其他地方如鄰埠香港強很多。要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除了靠博彩業之外，其他的條件不是很足，導致現在很多旅客到了澳門只是為了賭錢，根本不願意花時間去看其他的東西。

第二，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其相關的旅遊配套必須要完備。就以交通為例，澳門的相關交通配套很不足。輕軌的興建說了多年仍然沒有建成，估計至少還需要五年時間；巴士路線也不足，而且經常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計程車更是問題最大的一環，濫收車資、拒載的問題天天曝光但仍然毫無改善，就是源於制度問題，澳門的計程車數量不是靠市場機制決定的，而是澳葡時代遺留下來的發牌制度，因為其數量是不夠的，供不應求當然可以開天價。以上的交通問題其實直接導致了旅客不能或不願意留在澳門進行深度旅遊的結果。

要改變這種情況，有一個方法是“借雞生蛋”，和周邊地區進行區域合作，發展跨地旅遊。比如澳門可以與橫琴進行合作，讓旅客可以無障礙地出入澳門和橫琴兩地，使本來只打算停留一、兩天的短綫旅客多留幾天，在二地進行深度旅行。橫琴有足夠的土地彌補澳門空間不足的缺點，澳門的博彩業也能同時為橫琴帶來更多旅客。兩地合作，便能實現雙贏。

顧良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定位是澳門的一個機遇，但有機遇的同時也有風險。所以，從一個居安思危的角度看來，澳門除了要把握機遇，也要做好風險管理。作為澳門的學者，可以從學術研究角度來幫助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我建議成立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戰略研究信息庫，由澳門不同領域的學者帶領各大專院校在讀的研究生，就“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展開不同範疇的研究，從學術理論角度為特區政府提供參考資料。

可是，光靠學者進行研究並不足夠，特區政府的相關部門對於這些研究成果應該予以回應。我舉一個例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定位是澳門的一個機遇，但有機遇的同時也有風險。所以，從一個居安思危的角度看，澳門除了要把握機遇，也要做好風險管理，因此，我們博彩研究學會做了一項關於博彩業的風險研究，並提出了成立博彩業風險研究中心可行性的報告。我們把報告發送到許多政府部門，可是沒有一個部門回應。由此可見，單純從學術角度來進行研究是不夠的，學界還需要聯合起來向政府施壓，讓政府部門針對學術研究結果進行回應，如某些建議為甚麼可行，某些為甚麼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話，政府便應該付諸實行。

作為系統工程來推進

李嘉曾：我有兩點看法。第一，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時態問題。從澳門特區政府到澳門市民，把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似乎是將來式，是一個永遠達不到的目標。雖然這個定位已提出多年，但概念始終不清，所以永遠是將來式，這是不正確的思維方式。我認為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多種時態的混合。首先，它是過去式，甚至是過去完成式，澳門過去有着各項歷史資源、旅遊資源的積累，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定位奠定了基礎。然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應該是現在進行式，這是最重要的時態，可是我覺得現在特區政府也好，一些權威的機構也好，沒有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作為一個系統工作來進行全面部署和宏觀控制。近年來政府施政報告也重點談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可是當中的一些提法和認識並不到位。作為特區政府，對“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內涵、目標和具體步驟沒有宏觀控制，接下來的工作就很難做好。因此，不能在口頭上永遠把它講成是將來

式，要考慮到過去已經完成了的積累，現在的進行式更為重要，需要將它作為一個系統的工程來做宏觀控制。

第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的內涵，值得好好探索。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了“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義時就討論過，認為這個定義的水平不是太高，還不能說服大家來接受它的整個理念。要準確把握“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內涵，我認為必須處理好“旅遊”和“休閒”的關係。“旅遊”和“休閒”間是有關聯的，但兩者不是一個概念。或者說，旅遊未必休閒，休閒未必要靠旅遊。通俗的說，現在好像只有旅遊才能休閒，實際上很多旅遊是不休閒的——疲於奔命、勞民傷財。那些在大三巴牌樓前人頭攢動，擁擠着搶吃杏仁餅、肉脯的旅客們，休閒嗎？一點都不休閒，這種旅遊絕對不可能休閒。要讓休閒真正得到體現，就應該做到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相結合，同時滿足人們的物質和精神需求，如果精神需求滿足不了，物質再豐富，也不可能休閒。澳門的旅遊恰恰在這方面是薄弱環節，不能滿足人們在精神上的需求，讓旅客舒舒服服的過個三、五天，把一切繁瑣的東西都拋開。內地的港澳行總是把澳門放在最後兩天，遊完香港以後在很疲憊的情況下來澳門兩天，匆匆忙忙。前不久我有兩個朋友參加了一個港澳遊，香港遊完到澳門來，完成團體行程後讓我再帶着他們到處看看。我就根據我對澳門的認識，帶他們到導遊沒有帶他們走過的地方。他們告訴我，感覺我帶他們看的兩三個小時，比之前兩天看的都要好，讓他們真正的瞭解到澳門。這就使我感覺到，旅客來澳門不光是要吃杏仁餅、買東西、看賭場，假如澳門的旅遊能更多的照顧到旅客的精神需求，讓他們真正的體會到這個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特點、歷史和文化的現象，他會感到很舒服。所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要建設好，必須要準確把握其內涵、正確處理好旅遊與休閒的關係。

鄧思平：在我想象之中，到一個城市遊玩、旅遊、博彩，應該要輕輕鬆鬆的、舒舒服服的，才能達到休閒的目的。具體來說，澳門酒店的房價一到節假日就飆升很多，這麼高的房價，叫人如何休閒？如何輕鬆？其他地方有成功經驗可供澳門借鑒，比如麗江就有很多精緻小巧的民營客棧，舒適、方便也不貴，周莊的民營小客棧也是十分舒服、便宜，漂亮極了。澳門的情況則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何旅遊局來回不停地掃蕩，對民營的小旅店趕盡殺絕？它們的存在到底

影響誰了？破壞了誰的利益？我不知道為甚麼要對民營旅店作這麼嚴格的控制，讓他們存在的話，只要加強監管，全世界的人來澳門都可以達到休閒的目的，輕鬆、便宜的住一兩個晚上，旅客的心理壓力就沒這麼大了。

范劍虹：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實際上如果沒有博彩業就甚麼都不是了。澳門在世界上的名堂很響，主要是由於博彩業的緣故，所以，要真正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需要在博彩業以外尋找自身的特色。澳門沒有三亞那樣美麗的海灘，沒有漂亮的山峰，沒有可以滑雪的森林，沒有意大利龐貝、巴黎羅浮宮那樣的文明遺產，這是我們無法追求的。除非把橫琴拿過來，否則這麼小的地方，甚麼都沒辦法做。接下來再談我的兩點思考。

第一，剛才鄧思平博士提到了麗江，我曾經到過澳門的盧九花園，裏面很舒服，澳門如果能夠照着那些很古色古香的建築重新建設一下，像麗江建造的民居一樣，不僅僅是供觀看的歷史遺留物，而且是切切實實的能夠感受到的生活化建築。澳門應該在這方面下功夫，把文化和歷史的沉澱呈現在整個澳門，深入到生活當中去。很多來澳旅客都對小街小弄以及特色小吃很感興趣，這種巷弄特色在中國國內以及其他地方都已經沒有了，因此連外國人都很感興趣，這是我認為第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第二，要改善交通，澳門目前交通問題嚴重。國外雖然汽車也很多，但空氣污染並沒有很嚴重，但在澳門，無論是在商場、辦公大樓、還是學校，大人和小孩天天都在聞着廢氣，廢氣的禍害是很嚴重的。再過二、三十年，澳門人就會感覺到空氣污染對自己造成的侵害，這麼簡單的環保工作都做不了，還談世界級？另外，我在瑞士的時候發現那裏的巴士是有軌電車，非常環保之餘，看起來古色古香，像回到一個原始的地方。現在人們更喜歡反璞歸真，先進的並不一定好，對於從先進地方來的旅客，才不稀罕看子彈列車那種先進的東西。舉一個例子，計程車司機即使天氣不是很熱也整天開着空調，排着廢氣，沒有人管，這也屬於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問題。在旅遊當中，實際上休閒是非常重要的環節，澳門怎麼利用 CEPA 來推進一些旅遊休閒項目，值得考慮。

總的來說，如果把澳門打造成像唐朝的一個鎮，不是復古，而是利用現有的一些元素，重新打造一個現代化的唐朝，就算賭場沒有了，照樣可以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軟件也當然要配套，語言、空氣

質素、汽車和交通，各方面的規格都要配套。而其中存在一個關鍵，就是在經濟發展當中會出現很多的矛盾，要努力去解決。

馬爾丹：澳門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並不是一個新話題，可能是澳門人多年來的渴望了。以往的旅遊休閒側重於空間規劃，比如開放路氹城、開發新口岸，但是來澳門的旅客具有明顯的時間特徵，比如短時間的、觀光式的旅遊，如何從時間的角度來規劃澳門旅遊，是值得考慮的。而時間正是澳門的優勢，正是地方小給澳門帶來了優勢。澳門引進了很多外地的元素，但是我覺得澳門本身就是特色，澳門有很多自己的特色，但很多都沒有保存下來，盲目地追求其他地區的獨特和新奇的同時，我們忘了我們自己。澳門應該發揮地小的優勢，應該發掘自己的獨特性，比如小街小弄，北京的小街小弄就很受歡迎，但是澳門的小街小弄和北京完全不同，有着獨特的、有趣的地方，但現在這些小街小弄越來越失去了它的休閒的、有趣的感覺，應該恢復它曾經的感覺。澳門本地有一些文化團體搞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動，比如民政總署曾經進行一個話劇表演，以整個路氹的舊城區為舞台，非常有意思，講述路氹的變遷，很吸引人，參加的人都很感興趣，但遺憾的是參加的全是澳門人，當然一部分是由於這個劇是用粵語來講述的，本土風味很濃。但是這種獨具本土風味的、非常優秀的產品卻不能推廣，只是本地人有限地來享受。澳門本身就很有特色，她的小，她的原汁原味，本身就是可以開發的。

希望之城、夢幻之城

馮家超：我的理解和觀點可能跟大家的不太一樣，請多包涵。我先說一下方向與角度的問題，從環球的角度出發，旅遊業已經變成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國國內實施計劃經濟多年，如何計劃，市場就如何變化，計劃了 8 就是 8，7.5 就是 7.5，不會多也不會少。旅遊業在過去整個世界經濟走向影響之下，變得越來越重要，在環球 GDP 中佔了 10%，就是說全世界的 GDP 有 10% 是旅遊業貢獻的，可想而知產業的競爭狀態有多激烈。因此，它不是一個規劃出來、我們想象出來的產業，而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這是第一個理念上的問題。第二，來澳旅客之中，很多內地旅客的旅遊經驗比較少，隨着旅遊經驗逐漸

豐富，他們是用自己的腿來選擇，而不是靠領導、旅行社的引導而選擇，所以這是一個從計劃的旅遊產品慢慢變成一個市場化產品的過程。第三，零團費對澳門將來的旅遊發展意義重大，我們應該深刻的挖掘一下零團費的取消對澳門的含義。零團費本身就代表了用價格的手段讓旅客來澳門，一旦把價格提升，有些不適合本地區的旅遊休閒的客人就會慢慢退出來，剩下的就是喜歡澳門的人，那些選擇就是真的選擇，不是假的選擇。為甚麼說這個議題？因為我們對 2,900 萬旅客存在很多迷思，首先在數字上，是 700 萬而非 2,900 萬，甚麼意思呢？我過去三年一直追蹤旅客的行為，基本上他們一年來旅遊四次，那麼平均來說就是 700 萬人頭、2,900 萬人次，這是大致的數字。因此，我們服務的客人當中並不都是新的客人，很多是不斷過來的回頭客，產生了虛的數字就是 2,900 萬。700 萬還可以分開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次來的，大概 350 萬左右，另外的 350 萬是經常過來的旅客。當我們思考來澳旅客的背景情況時，大家要深思他們究竟是甚麼人？他們為甚麼要來澳門？是旅客用腿來選擇旅遊的目的地，不是我們選擇旅客，不是我想人家來，人家就來，我想誰來，誰就會來。第四，旅遊業對中國、新加坡、韓國、日本而言都是輔助性的產業，但對澳門來說不是輔助性的產業，而是支柱性的產業，牽涉到本地區的命脈，因此我們不可以讓它隨意地發展，一定要從宏觀角度來思考，要從市民的角度來思考，從長遠競爭的角度思考，不是純粹讓我們的文化 and 別人交流的角度來思考。

究竟是在甚麼樣的條件之下可以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世界上每一個具有中心地位的城市，金融中心也好，政治中心也好，世界級的中心不是一個地區的經濟政策造就的，而是各種勢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博弈的結果，不是當地政府說想變成中心就能變成中心。我們自己想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但美國人就在國會上說澳門是一個洗黑錢的地方。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都是世界上政治長期博弈的結果，所以，我很同意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是個將來進行式，它不是階段性的事物，而是很長遠的目標，還有很大一段路要走，因為國際政治舞台沒那麼容易讓你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它只能是個博弈的結果。世界級的中心作為博弈的結果，那麼我們究竟有甚麼條件，讓大家放心讓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讓我們成長？坦白地說，澳門目前內部的管理做得還不是很好，博彩業之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貴賓廳、中介人制

度，不管我們自己想不想提出這個問題，美國已經將它提到國會中去談論了，認為澳門的中介人制度不行。所以，澳門的貴賓廳、中介人制度真的需要深刻反省，如何好好管理，只要管理好了，人家就無法說三道四，得放手讓我們成長。否則別人天天在國際上抹黑澳門，美國就將澳門宣傳為不好的地方，叫自己的國民不要去，澳門再怎麼宣傳也是徒然。貴賓廳擁有着包括中介人的四、五萬名人員，他們天天在宣傳博彩活動，將澳門的特色活動宣傳成只有賭場娛樂，其人數遠遠多於政府旅遊相關人員，怎麼能扭轉其他地方居民對澳門的印象？很難，因為有幾萬人天天宣傳澳門只有賭，這個方向很難改變。因此，好好管理中介人這個版塊，讓它平穩發展，我認為是重點，這方面管理好了，才有空間去思考澳門如何定位。

我的看法跟鄧思平博士不完全一樣，我贊成酒店高房價，我贊成團費要加價而非減價，為甚麼？因為我們的樓價和生產成本已經不可能往下降了，如果下降的話很多居民會反彈。在生產成本這麼高的情況下，澳門只能走精品休閒城市路綫，不可能成為大眾化的休閒城市。精品型的休閒城市，比如瑞士、杜拜，這兩個是我們應該思考的模式，因為他們也有着成本高等原因，當然成本的原因各自不同。所以如果看一下瑞士和杜拜這兩個地方，瑞士是天然的風景，杜拜是人造的，那就要問澳門具備瑞士這樣自然的風光和條件嗎？沒有，那只能依靠人造的優勢，將創新的東西成為我們的優勢。我的點子是將澳門建設成：希望的夢幻之城。買希望的錢最容易賺，如果想將澳門變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話，就要把澳門打造成一個希望之城、夢幻之城，這才是重點，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建成一個大眾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大眾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即如同大家所說的，小街裏的小吃最好不要加價，即使旅客財富增加、經濟再旺盛也不要加價，甚麼時候再吃還是這個味道和價格，這行不通，因為小店也需要成長，小店的主人也需要發展他本人的休閒，他沒有辦法維持過去的狀態。澳門城市的發展不可能走回頭路，只能走精品型城市路綫。

我為甚麼支持團費加價？第一，加價才可以把旅客人數減少，服務的人數可以少一點，但不影響旅遊和其他產業的收入，那澳門就可以輕鬆一點。第二，隨着綜合渡假村的建設和落成，可能大家擔心旅客還會無限的增加，但只要加價，來的人就自然會少。而且，住進綜合渡假村的人可能兩、三天都不會出現外面，就一直在裏面作休閒活動，住完渡假村就直接

坐船、坐飛機走，我們一樣可以賺取收益，因此到時候情況可能不如大家想象的那麼擁擠。加價之下，旅遊景點的旅客人數會減少，但收入不會減少，澳門整體居民的福祉也能有所提高。加價的影響也不是我本人所想象出來的，而是一個經濟學命題。澳門的面積不到 30 平方公里，土地供應十分有限，而且是大中華地區惟一有博彩旅遊休閒業的地區，所以需求曲線是呈豎形，而非橫形，橫形要減價，豎形要加價，這是從經濟學基本理論得出的結論。

短期內，我們要做好內部的配套，因為不管是精品城市也好，是休閒中心也好，內部的基礎建設做好了，就能提供很大的空間。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路氹連貫公路圓形地下層行車道竣工以後，交通情況得以大大紓緩。雖然工程建設花了很長時間，一旦做好確實馬上有所改善，我在不同時段開車經過，都沒有堵車，所以目前要把基礎建設先做好，澳門其實還是有空間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麼慘。現在是痛苦期，希望把輕軌等基礎建設做好了，居民的生活空間就得以改善。所以我希望短期內千萬不要加快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而要把它看成一個長遠的目標。原因一是世界的政治舞台還在琢磨澳門的地位，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博弈然後才能確定，二是澳門內部要建設好，等大型基建都完成了，才具備條件，到時候大家就會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澳門了。

譚志強：我最近正好在做一個有關澳門和珠江三角洲旅遊業融合的研究項目，結論剛好和馮教授講的不謀而合，大概是由於我們都是新馬路的老居民吧，家族是居住上百年的老澳門了。清楚可見，澳門現在的大型基礎建設跟不上旅遊業的發展速度。目前有五項大型建設，一是港珠澳大橋工程，二是澳門輕軌工程，第三是橫琴新區工程，四是路氹城工程，五是新城區規劃工程，外加行政長官剛剛宣佈的粵澳新通道。澳門基建進度相當慢，路氹連貫公路圓形地下層行車道修建歷時三年多，換成在香港、台北只要十個月、一年便解決了。這就成為了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時最大的障礙，就是基建跟不上我們希望發展的速度。在建設期中還會引來居民的反對，不僅澳門半島發生了新口岸倫敦街居民的抗議活動，在氹仔，為了興建輕軌而圍封道路天天大堵車。

另外，目前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究竟要不要開發舊城區，引導旅客前往一些現在遊人不多的景點呢？還是把資源全部投放在路氹城大型的五星級酒店呢？根據最近幾年來報章報導和民意調查

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我的結論也跟馮教授一樣，希望酒店漲價、希望將旅客引到路氹新城區的大型渡假飯店。就跟我個人去泰國旅遊的經驗一樣，一下飛機就直接從曼谷機場去芭堤雅，住三、四天後離開泰國，不至於造成曼谷市過於擁擠，澳門也應該走這個路線。因為目前澳門的人力資源供應完全跟不上這麼高速的旅遊發展，所以只能以價制量，也就是說寧願抬高價格，讓一些客人自然流失，讓目前澳門有限的資源提供更高檔次的服務，而不是像台灣一樣，到處辦民宿。澳門辦民宿的劣勢在哪裏呢？民宿作為客人居住的經營場所，必須符合一定的消防安全設計，滿足住客安全逃生的需要，不是隨便一座房子都可以改裝成民宿，但澳門建於五、六十年代的老房子很多，還有三千多棟沒有電梯的老建築物，難以符合消防規定。旅遊雖然是一個經濟問題，但和政治也分不開。西灣湖夜市的構想一推出，就引來全城咒罵，罵了一年多。要知道大部分的澳門本地居民實在是討厭旅客，因為城市已經負擔不起了，如果還把旅遊服務業引入到舊城區的巷弄街道之中，難免引來住戶反感。近年在 12 月回歸紀念日都舉辦拉丁日大遊行，吸引了不少人觀賞，旅客評價也很高，但他們經過路段的住戶就覺得很煩，一是封路，二是吵鬧，三來活動所帶來的經濟收益他們分享不到。第三點很重要，因為旅遊服務的收益與當地居民的收入並不掛鉤，所以充斥着反對聲音。

所以，我認為長遠來講，如果我們無法解決人力資源的供應，基建沒有搞好，將來澳門很可能就不是一個休閒中心，而是動亂中心。像香港近期“反蝗蟲”運動，實際上也屬於排斥中國內地旅客的運動，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很可能會在澳門重演，因為澳門現在每年 2,900 萬旅客量，已經搞得大部分的本地居民幾乎到一個民不聊生的程度，如果把旅客再往舊城區、新口岸去送，就會從經濟問題轉化成政治問題，在未來也不容易解決。

趙偉兵：首先，我個人是同意採用一些手段和策略改變旅客的成分及其組成結構，但我不太同意把旅客局限於一個渡假村的範圍內。因為這種做法實際上在加勒比海地區非常流行，很多北美居民就去那裏渡假，搭飛機就去加勒比海的一個海灘上休息幾天，或者舉行婚禮，然後就飛回去了。這裏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實際上很多渡假村的擁有者已經不是當地人，而是國際大財團或者投資者，產生一個非常大的漏水效應，以加拿大的旅客為例子，來回兩程都是乘

坐加航的航班，加拿大的旅行社也在渡假村裏有直接的分支機構，直接把加拿大旅客帶進去，休息完就走了，沒有多少本地人和旅客之間的互動，旅客的消費在本地經濟循環就減少了。同時，旅客缺少了對這個城市的瞭解，我個人認為這種旅行形式是比較低端的旅遊消費，去旅遊的話如果不去瞭解當地的文化和歷史的話，我覺得真是白去了。所以對這個觀點我覺得可以再商討一下。

馮家超：我們的意思並不是把全部旅客趕到孤島一樣的渡假村裏，因為澳門很小，有心遊覽的旅客只要坐幾十元的計程車就可以到中心城區觀光了。

建立大思維，重新做好發展定位

趙偉兵：“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從 2009 年便提出了，“十二五”規劃確定了這個定位，三年過去了，我個人覺得進展還不是很大。當然過去幾年特區政府和旅遊相關部門也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比如說加快輕軌建設、禁煙、取締非法旅館、提出夜市的觀念，今年旅遊局也從分流旅客的角度設計了幾條路線，我覺得這些工作都比較有意義，有助於促進澳門盡快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但是總體來看，我覺得這些努力基本上還是處於一種局部的修補補，並沒有從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大思維出發來進行統籌和推進實施，所以協同效應還是差了一點。簡而言之，我認為澳門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能達到廣泛共識的綱領性的規劃，規劃問題剛才邢榮發委員也提到了，非常重要，沒有規劃的話可能只是一個口號。如果我問在座各位 10 年、20 年後澳門作為一個旅遊城市，會是甚麼樣子，各位可能都會有不同的答案，說明了大家對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的理解實際上還不是很一致，甚至有些模糊，我們作為學者和業界人士都是這樣，普通民眾的理解更加不清楚了。所以我覺得從理論上來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就是要對澳門進行重新定位，就需要一些顛覆性的思維。如果按照目前的旅遊發展的路發展下去的話，我覺得澳門可以做到自我修補和完善，逐步地解決旅客的投訴和衝突，但是這樣一種修補和完善並不能為澳門帶來質的蛻變和升級，因為剛才各位專家都講過了，參照澳門目前的旅遊現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意味着一種質的蛻變，希望這個目標能夠推動加快相關規劃工作的制

定。據我瞭解，兩年前中國國家旅遊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經受到中聯辦以及政策研究室的委託，做過兩項研究課題，但是相關結果和政策建設並沒有對外公佈，目前不得而知。

談到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基礎和優勢，剛才各位專家都說到了資源和市場、配套設施、服務，以及目的地的管理水平四個方面，但今天我想從一個不一樣的角度說一下我個人的觀點。2011 年我們新任的旅遊局局長文綺華參加了廣州的國際展覽會，接受了中新社的專訪，被問到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優勢何在，當時文局長給出了三點：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是澳門的歷史城區成功列入了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地利是背靠祖國，擁有大陸廣闊的市場，地理位置位於亞洲比較中心的地帶，離客源市場比較近；人和則是澳門社會圈子比較小，人脈比較緊密，所以跨部門的溝通和合作就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另外澳門的族群比較多樣，這些族群生活團體都保持着對外聯繫，可以借助這些聯繫對外宣傳和推廣澳門。

我想就這三點來談一下自己的看法。第一點我是非常贊同，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遺具有着重大意義，歷史和文化永遠是一個地方的靈魂，它是一個旅遊城市的特色所在，現在的城市越來越趨同了，所以我覺得獨特的地域歷史文化愈顯珍貴。世遺不僅提高了知名度，豐富了澳門的旅遊休閒產品，因為體驗歷史和文化也屬於流行的旅遊休閒活動，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它促進了各界對世遺價值的有形和無形的認識，最近幾年遺產保護法案推動得特別快，從歷史城區本身的價值來講，它是一緩衝區和核心區，它的建設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澳門得以保存一片相對來說能夠反映城市原本風貌的內容。另外，《文化遺產保護法》的出台也推動了一些尚未受到廣泛認可的遺產的保護和開發，所以非常有利於澳門體現它的獨特性。經常有人說澳門破破爛爛的，還不如老家的小縣城，我個人反而覺得慶幸，因為出現這種意見便反映了有不少旅客曾經到訪老舊的街道和房屋，追求一種意境和氛圍。我去年在上海考察他們的文創基地，裏面的場地實際上就是用了老舊的居民住房和街道進行開發。墨爾本也是一個非常著名的購物旅遊城市，很多知名的購物區域都處於老舊街區裏面，所以我在想，在開發過程當中，老舊街區的開發，我個人是支持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如何把現代和過去的元素有效的結合起來。第二點，澳門鄰近主要目標市場，我的理解有點不同，我覺得不能以現在的旅客結構來判斷未來的市

場，如果澳門要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首要的一點就是客源要國際化，如果還像現在由大陸和香港的旅客佔據九成，顯然是與世界地位的說法不相符合。另外，未來的旅客來澳門的目的將會大大不同於現在的旅客，有學者認為休閒是觀光的高級階段，現在有相當一部分旅客屬於觀光購物型，前呼後擁、來去匆匆的，完全沒有休閒的體驗可言，雖然我們未來不能對純觀光和購物的客人關閉大門，但是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來抑制低端旅客。所以到時候內地是否仍然是最大、最主要的市場，我覺得是個問號。我曾經做過一項調查，在澳門歷史城區，關於旅客訪問歷史城區的動機和目的，發現內地旅客休閒導向型的比例大大低於香港旅客，所以未來內地市場到底有多重要？我覺得取決於兩點，首先是說內地休閒導向旅客的比例的改變，因為出境旅遊也就是最近十幾年才蓬勃發展的，未來可能隨着國際旅遊經驗的累積，內地旅客整體在出境旅遊決策和行為方面的成熟度會有所改變，需求會趨向於高級化。鄰近香港確實可以稱為澳門的一個主要的地利，這也是因為香港旅客的休閒導向型比例相對來講高。其次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交通的樞紐，可以為澳門帶來可貴的國際客源，這也就是澳門所需要的，所以我建議澳門多和香港展開合作性的營銷。關於第三點——人和因素，目前學術界在社會資本、社交網絡、關係的定義和作用是有爭議的，地區中的人脈確實有利於溝通和協調，但是也會形成小圈子、阻斷新人新事，所以目前澳門的人脈網絡結構是否有利於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還有待實踐的檢驗。

麥瑞權：第一，不管現在還是將來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最重要的都是看官員的作為或不作為，因為權力在他們手中，如果不改革競爭機制，不貫徹官員問責制，那肯定沒有團隊精神，更別說效率等其他問題。第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更需要顧及到澳門居民的感受，例如住房問題、治安問題等。作為立法會議員，我連續兩年跟政府談到相關問題，其實政府已考慮到了這些問題。到橫琴商談合作，在澳珠論壇中討論如何創新思維，共同合作，官員認為這是需要中央政府處理的問題，還說如果不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哪有那麼多人來澳門賭錢，我們還能在這裏說話嗎？那就是政策的作用，如果官員行政有作為，大可跟中央政府商量，有甚麼不可能呢？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已租給澳門了，有關一綫、二綫問題，我建議將橫琴和珠海的邊檢和海關移動到灣仔，

形成“大三不管”，即澳門居民進去但不進入中國大陸就屬澳門地區，國內居民進去但不進入澳門就屬單程到珠海。又如，我在立法會跟進中醫藥園區的進度，官員也表示困難重重，因為珠海才是主導方。為甚麼不能像新加坡一樣？可用商業園名稱，把園區全買下來，地價總比澳門便宜。在長隆馬戲城旁邊圈一塊地，建議起宿舍，但不是建公屋，起碼澳門的外地勞工可搬到那邊住。將一部人分流到橫琴，澳門的租金就下降了。因此，要從澳門居民的切身感受和實際受益來考慮問題。當然，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將官員問責制貫徹執行，所以我在這幾次施政辯論中都向行政長官提出主要官員的工作表現不達標如何處理。這涉及到整個制度的改革，澳門的法制着實落後，而落後的關鍵又主要在人，人的因素很重要。再一個問題，我之前也比較關注廣東旅遊聯綫問題，立足澳門，背靠廣東。現在我聽了各位專家學者們的意見，獲益良多。我認為中央政府給澳門的禮物，澳門不可能不要，但如何可以再獲得多一點？首先要做好自己本份。同鄰近地方的區域合作，說到底就是利益分配的問題。

柳智毅：我非常認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作為澳門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在未來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必須謹記需要有一套理論，就是木桶原理。尤其是未來在澳氹的六大博企，可能吸引到 4,000 萬人次左右的旅客。那麼，澳門內部的短板效應如何處理，而博彩業則是我們的長板。澳門整個經濟發展木桶由不同的木板造成，在發展長板的過程中，短板怎樣處理是一個關鍵問題。

呂開顏：我也簡單地談兩點看法。第一，在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過程中，政府官員的宏觀政策即頂層設計並未能完全配套好，譬如說，澳門的產業規模以及其旅遊特點。例如澳門旅客特點基本上是一日來回，而主要依賴的交通設施是公路。拉斯維加斯的旅客通常逗留 4 天左右，而主要依賴的是航空。我認為作為整體旅遊業發展來說，包括政府部門及其各方面政策並未到位。我舉一個簡單例子，政府和業界已提出和推動經濟型酒店很多年了，卻裹足不前，如旅遊局規定酒店地下必須有停車位，這個政策對澳門來說是很難改的，又如有些消防條例的改變就與運輸工務司密切相關，等等。如果政府不是以整體旅遊業發展的角度思考的話，如各個司不能充分協作，障礙難以被衝破。所以我認為這是政府在頂層設計中出

現的一個問題。對於旅遊發展是否能讓全澳居民都能感受到由此而來的得益，涉及到居民對太多國內旅客來澳存有反感。居民在以往幾年確實感受到因為經濟發展向好所得到的收入狀況改善，但近年反而是負面效應不斷增加，包括中小企業規模以及開始質疑是否需要那麼多旅客，大型渡假村項目落成使租金上漲和人資緊張，從而又造成中小企業營商環境進一步惡化等，因此我認為整體發展思路需要調整，以便跟“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相協調。

第二，有“一個中心”建設的目標，但是目前並未建立起這個目標。我通過兩個數據去說明，一是旅客在澳門逗留的時間，長期錄得在 1.2-1.5 天之間，沒法提高到 2-3 天，如果能大幅提高到 3 天，情況將有重大改變。如果再細化剛才馮家超教授提到的數據，我估計 2,900 萬旅客中約有 600 萬是團客，假設他們是第一次來澳，如除去 600 萬團客，即 2,200 萬旅客除以 4，大概就是 500 萬左右，那麼以人頭來算，一年來澳門的旅客大約有 1,100-1,200 萬。如果他們的逗留時間能夠延長的話，將對澳門中小企業帶來很大的商機。當中還有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就是旅客的平均消費，即我所說的第二個數據。2002-2012 年間，人均消費是略為增長，而國內旅客的人均消費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下降。這十年間人民幣升值和通脹，實際上旅客人均消費是靠人數增長的一種粗放式的增長模式。所以，政府能不能在 5-10 年內提出這兩個指標的發展目標，即旅客逗留時間增加到多少，人均消費能到一個甚麼程度。我認為如果能訂立清晰目標的話，對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整體建設將有很大的幫助。

增強文化內涵大有文章

王 禹：我談談三個觀點。第一，在討論“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話題的時候，必須瞭解提出建立這個中心的背景。從《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來說，根據本地整體利益來制定本地旅遊娛樂業政策，而本地整體利益應以國家整利益為前提的，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才能理解中央政府提出這個政策的意義。第二，正如剛才有專家學者提到，旅遊和休閒不完全等同，旅遊未必休閒，休閒也未必靠旅遊，如果從政策上體現旅遊和休閒兩個概念的關係，當中涉及到兩者的緊張和矛盾關係，如果用旅遊來增加收入，當然人越多越好，但如果以休閒為定位，那麼人越少越好。我們觀

察到，很多歐洲國家的旅遊簽證是很難辦的。從目前澳門經濟發展來看，它是以博彩業為前提的，如果減少旅客量意味着收入減少，澳門居民答應不答應？第三，是否有需要增加旅遊文化和文學的元素？現時在宣傳澳門旅遊文化方面還真的是缺乏了一些高質量的文學藝術作品，有沒有世界級的或國家級的，可以在這方面下點功夫。我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能不能在硬件上增加澳門的文學形象或文化形象，因為來澳賭博的國內旅客很可能文化程度不高，是否可以在如葡京酒店附近擺放如湯顯祖、康有為、梁啟超、鄭觀應等名人的塑像，讓旅客知道原來澳門也有豐富的文化沉澱，我認為相比起讓他們只看一些建築印象更深刻。

葉桂平：我個人認為澳門要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提高旅遊市場的國際化程度是重要一環。現時入境旅客不斷增長，有 2,900 萬人次，但是卻嚴重依賴國內旅客市場。那麼，能不能從嚴重依賴大中華市場的增長情況逐步地轉變到更多地依靠非大中華市場的增長，尤其是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等歐美國家市場。旅遊局多次提出擴展至中東、中歐、印度等新興市場，我認為這樣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要拓展歐美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外國旅客需要政府和社會方面的配合，特別是在對外關係和對外策略方面。首先，在擴大開發橫琴的合作同時，要設法多開國際航線，要吸引國際客源方面顯得較為薄弱，將來能不能多拓展國際航線，對國內或其他周邊地區的航班公交化，我認為也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方向。另外，關於簽證問題，有些新興市場的國家與澳門還沒有互免簽證協議，未來克服這個簽證障礙也是可以探討的問題。最後要回到一個法律問題，在拓展國際旅遊活動中常常伴隨一些如洗黑錢、人口販賣、走私等跨境犯罪活動，甚至涉及跨境旅遊糾紛的仲裁問題，今後都可以探討。

鄭國強：我認為澳門今天已經做大了，但關鍵是要做強，做大做強必須同時兼顧，澳門才能有將來。我最近聽到一位學者的觀點，澳門這間小屋子，博彩業是燃燒的火把，越燒越旺，把氧氣都吸收過去了，居民感到呼吸不順，形容得很好。那麼如何做大？就是要空間做大。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珠海特區剛成立不久考慮與澳門合作，當時有一個在翠微建第二綫關的安排。按照橫琴開發經驗，我們的海關管理綫可以放在翠微，由灣仔到拱北，想想珠海的稅收能多收多

少？地產能獲益多少？這就產生了共同效應。將來澳門居民也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空間。要把澳門做大做強，另外就關乎澳大橫琴校區，雖然我認為30年內橫琴還不能超越澳門，但是我認為到2049年前5年就必須研究這個問題，即“五十年不變”結束的前5年，到時候橫琴是不是也是澳門的組成部分，既然澳門大學搬過去了，我看還是有需要探討的。這幾天我看到了施政報告辯論的直播，看到了官員的狼狽，新的年輕議員窮追猛打，如果政府處理不好，不僅不能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而且反而變成“世界笑話中心”。錢很多，但官員水平很低，如果忽視現在澳門的發展情況，還能成為甚麼樣的中心呢？如果我們還經常依賴中央的優待政策，而自身不獨立自強，將是對下一代的不負責任，必須有所警惕。

鄧思平：我想回應剛才馮家超教授的觀點。我認為高端旅遊只是說明了問題的一部分，澳門要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話，應該不能忘記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前提，意味着不能只依賴旅遊，依靠高端旅遊和高端旅客拉動，一旦旅客量減少，博彩業一落千丈時，我們靠甚麼呢？因此，必須未雨綢繆。萬一博彩業有任何風險，我們還有別的路可走，例如澳門的歷史城區，這樣就不宜走高端旅遊，我堅持需要興辦民宿，兼顧較低端旅遊發展。

唐繼宗：有些地方視旅遊為產業政策，有些地方可能視為民生政策，但對澳門來說，旅遊是一個綜合政策，我們需要弄清楚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的，我個人的認知是要使經濟增長，達到均富。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提議很多地區發展旅遊業的最終目的在於均富，幫助貧困群體，特別是在一次分配上每人都能得益，不單只靠二次分配。雖然說，博彩業是龍頭產業，必須認識到博彩業是旅遊業其中一部分而已，如過分地強調博彩業的地位，我認為這是錯誤的。我舉個例子，全世界出遊的目的很簡單，一般是休閒、探訪親友、宗教信仰以及商業活動，因此，博彩只是一個元素，毋需無限擴大其重要性，澳門要發展的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而不是“世界博彩中心”。這裏我建議三個發展策略：第一，可以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發展放回到市場營銷來考慮，使旅遊產品多元化，只要能吸引到跨境旅客就成功了。從價格角度思考，分為團客和自由行兩個部分，要清楚市場區隔從而透過不同渠道、不同定位來探討，把宣傳推廣做好。第二，我認為需要與利益相關者一起來

制定有關旅遊政策，例如如何吸引旅客遊覽舊區，小商戶可能歡迎，但居民可能反對，因此需要充分聽取各方意見才能制定較合適、有效的政策。第三，基建對於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很重要，譬如剛才提到的跨境運輸系統，我認為有需要去關注，但我不贊同所有航線都要發展，這不可能也不現實，我認為更應從綜合聯運系統來考慮，例如我們可以利用周邊地區的機場，以海運承接航運，又如港珠澳大橋的落成我們如何應對。

范劍虹：第一，在經濟上，有一個訊息是2018年前後澳門可能會出現經濟危機，這個時候我們要背靠祖國，要知恩圖報。現有政策實際上損失是很大的，澳門的博彩業收益很多都是美國人賺走的，代價很大。第二，在政治上，一個事情的發展如果造成了當地居民大多數的反對，房價高企，環境變差，那肯定是政治問題，不僅僅是賺錢問題。第三，是法律問題，澳門未有反壟斷法，一旦以後市場經濟的主體法推出時，問題就更多了，所以看問題要看得遠一點。

楊開荊：我比較關注人文素質的問題，現時有一個人文素質向經濟發展屈服的現象。我舉兩個例子：第一，昨天晚上我在南灣見到一個計程車司機和四個旅客，司機因為十來分鐘的短路程不願意接載，但旅客當時說只要載他們就付180元，結果他們都上車了。第二，我在廣州坐計程車，司機知道我是澳門人，馬上就說，我到過澳門，最討厭就是計程車，不願意載我們。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反思，在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時候，澳門本地還是不是一個宜居城市，不能不馬上思考人文素質是否需要提高的問題。剛才談到的用高價來吸引旅客，這個我並不反對，但值得商榷。高端旅客代表的就是高素質旅客嗎？結果可能是一批只會用錢解決問題的暴發戶，後果則由澳門居民來承受。我們可以用博彩業吸引很多旅客，萬一博彩業出現問題，我們如何引導旅客更多地瞭解澳門文化，用澳門的文化承接。我再舉一個例子，我經常帶很多學者去考察，他們就很深刻地認識到澳門的文化底蘊，這就是很好的宣傳。我認為怎樣借助文化產業來振興澳門文化，就如韓國可以成功用電視劇和電影吸引旅客慕名而來，澳門也可動腦筋如何表現自己的文化內涵。

范劍虹：我們要把好的精神物質傳承給下一代，不單是權力和金錢，這是很重要的。

楊允中：今天探討的內容很豐富，基本上達到預期目標。感謝各位積極參與，感謝各位深思熟慮的發言。大家提出了許多很有見地的判斷和思路，令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主題更豐富、更實際。關於高端化，即構建具世界最高水平、最佳效益的旅遊休閒中心，大家討論得很激烈，作為一個思路是有意義和有價值的，至於可行性如何，有待將來的實踐驗證。更重要的是，不論澳門向哪個方向發展，如果犧牲本地居民的既得利益或者現有的基本權益，則絕對是不明智的。我們只能是水漲船高，每年經濟發展都邁向更高台階，否則居民的訴求只會越來越強烈，就很難設想政府穩定和諧的局面。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國際化，過去在座各位都一直關注，幾年前我已表達過自己的看法。現在所謂國際化是以美國的價值觀為轉移還是以多元價值觀為轉移，包括東方文化和東方文明，我相

信經過改革 30 多年來的積累，中國經濟實力已經大幅度提升，中國的影響力恐怕誰也不能低估，國際化概念不單純地以西方的判斷作為惟一的選擇。國內旅客佔澳門旅客的百分比沒法改變，這個現象應該肯定或是否定，很多人說美國旅客比例下降了，美國經濟不景來澳旅客還能高起來嗎？中國是全世界消費最高、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難道中國人去境外旅遊就不是國際化嗎？我認為這類發展理念應在適當時候有所調整。至於發展“一個中心、一個平台”既然已定位成澳門特區的施政重點，那麼，盡快做好更加深入系統的論證完全必要，同時，政府也應盡早建立起跨部門統籌機制，以策統一規劃、統一資源、統一策略、統一協調。當然，本澳學術界加大關注力度也應志在必行。希望各位繼續關注“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關注澳門特區續保長期繁榮穩定的良策。